

河真女

王洪昌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宋 歌
装帧设计:姜士录
责任印制:宗荣先

女 真 河
NüzhenHe
王洪昌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
黑龙江省绥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9.75 插页 2·字数 232 000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17—1007—2/I·991 定价:14.50 元

印装如有差错直接退印刷厂调换
(地址:绥化市中兴东路103号)

天下的家雀都是麻色的。咱阿勒楚克河一带却有过白色的家雀，白得像雪团儿，还能迈开两条腿一步一步走。八百年前，女真人创下大金国，国都就立在咱阿勒楚克河边。那时候，这白家雀飞起来如遮天的白云，落下去像铺地的白雪。自打蒙古兵灭了大金国，不知因为啥，这白家雀就一年比一年少了。

——摘自《阿城民间故事集》

第一章

初冬的天气，一支难民队伍，驱赶着牛拽马拉的车辆，沿着阿勒楚克河的上游，向着更上游奔赴。女人和孩子，以及老弱病残都在车上，青壮男人在下面走。衣服是皮的、麻的、棉的，样式更是奇异，从古代的狐狸尾拖于胸前，到民国时代的对襟密襟棉袄，还有俄式的塔形帽子，形形色色，古今中外，一应俱全。一路上，除了女人和孩子的叫唤，病弱者的呻吟，男人们的杂沓脚步，剩下的就是牲畜的喷吐声、蹄踏声，以及车轮的碾轧声。男人们挥着手臂分拨着灌木、蒿草、蕨类植物，他们佝偻着身躯，衣服的后襟剧烈摆动。他们眼睛呆滞，呼吸粗浊，表情木然。

领头的是个宽肩长腰、窄目鹰鼻、黄白面孔的青年，和他并肩的这个年龄稍大，然而体魄更为强壮。他们都是高身量，生着阔大的嘴巴。他们挥动着六尺长柄的大钐刀开路。这巨型镰刀足有十几斤，是直接从金代承传下来的器物，胳膊粗的树棵子，一刀过去犹如断葱。宽肩鹰鼻者叫汪铁子，女真姓为乌甲，汉译是汪。他是穆昆达（族长）乌甲久林的胞弟，也是这个迁徙部族的大萨满。和他并肩开路的是部族的谋克长。猛安谋克是金朝的军事组织，他们依然使用着这个名称，是指部族护卫队的首领。现在这个部族在整体迁徙，离开祖居了几百年的老屯子。

离离拉拉的队伍足有三里多长，本来就行进得缓慢，而他们还

不时地回望，远处，他们目力所及的地方滚动着浓烟，火光在浓烟的缝隙中闪烁。那里焚烧的正是他们苦心经营了几百年的领地，一处四周用粗大的原木围起来的村落，几百栋木结构的房屋、院障，以及部族公用的各种建筑，现在全部燃烧着。行进的队伍一次又一次停顿，在不同的位置上回身眺望、下拜，匍匐在杂草和乱枝叶上哭泣。是呵，离开了故地，到哪儿去安身！而冬季眼瞅着就要来临了。

族民们这样频繁的停顿，严重地影响着行程。这使族长汪久林十分焦虑，对于这种行为，他不想使用族长的权威惩处。他是刚接任的穆昆达，现在他要带领部族尽快离开此处。因为这里随时会招来更惨重的祸灾。他让一个叫白石头的、生着一张马脸的壮年人，把头前的大萨满找来。

大萨满汪铁子浑身透湿地来到兄长面前。这是本部族的两位首领，一个管人，为部族几千人丁的生存繁衍操心；一个通神，他代表全部族向诸神灵诉说他们的企盼、愿望。两位首领商量了一下，便决定于此地举行非常时期的祭祀仪式，神案、神器都省略了，繁琐的程序也省略了。大萨满铁子是当然的主持人，他向灰里交待几句，作为助手的灰里很快完成了萨满上场的准备事项。在荒草没棵的林间地上，在灰漠漠的穹庐下，汪铁子着上简单的神装，但神鼓不能没有，神鼓带着原始岁月的风尘，是萨满神教根深蒂固的象征。在神鼓的催动下，铁子很快进入人和神的中介状态。现在全部车辆都停顿下来，族众围拢到祭祀场地，几百族户的悲痛和数千人的哀怨都收拢到这里，交给他们的大萨满，让他转告冥冥中的祖神吧！虔诚，没有比直接从上古传承下来的诚信更为虔诚的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几岁幼童，和大家一道跪伏在草地上，望着大萨满，那些脸孔，那些眼睛，怎不令神灵们感动呢！圆月亮形的神鼓发出咚咚的声响，大萨满在鼓声中咏唱神谕。神谕也称神词，现在他唱

的是叙述这支部族延传的历史，很像民间的口碑说唱。现在经大萨满唱出，就成了祖神们对后世的子孙们即使在这危难时刻也不要淡忘了祖谱序列、更不能忘了祖宗们为之付出辛劳的嘱告。但同时也应是子孙们向祖神表白：时时刻刻铭记着祖先们的业绩。这是古代女真人构想出来的现实和想象结合、人神双向交流的祭祀形式。人和神通过大萨满进行双向交流是萨满神教的基本特点。

叙唱的得是这支部族的历史，但是这支部族却很奇特，不像一般部族那样以血亲繁衍下来的，而是由众多姓氏组合起来的。神词唱道，他们的第一个居处是上京城。这上京城就在他们沿河边上溯的这条河的中下游，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此建立了大金国的第一个首都。他们原是这座都城的居民。

这座都城坐过四任皇帝，历三十八年。这期间从这里发出的旨令道道都惊天动地，强悍的女真兵团伐灭了使北宋王朝叫苦连天的大辽国，而后再端了北宋的老窝，将北宋的父子皇帝抓获，连同数千文武官员，嫔妃婢女，一发押运到这里举行祭拜祖庙的牵羊礼。那是7月，感天动地泣绝鬼神的悲壮场景，写下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最惨烈的丧邦亡家史例。金立国百余载，这上京城始终是东北亚的政治、军事、经济的中枢。是兴衰的轮回呢还是分合的规律，一个酷寒的夜晚，蒙古兵在无数只麻雀身上绑上硫磺烟屑，然后驱进城中，千万只火雀飞向大街小巷，于是大火就吞没了上京城。在血和火的搏杀中，金民百姓四门逃亡，其中有文武官员，还有从辽地来的契丹人和中原来的汉民。劫难把他们混杂成一体，抹平了主人和奴仆的界线，他们推举出一位首领，沿着这条阿勒楚克河仓皇逃亡。神词里说，他们进了“遮根采良”^①的窝集^②里来了。神

① 遮根采良，意为吉祥。亦可音译为张广才岭。

② 窝集，意为深山老林。

词不说是逃亡来的，而说是棒槌鸟引来的，是神鸦领来的，是按北斗星启示来的。他们在穆昆达的统领下，将混杂的姓氏按女真人建国前的部落形式，组成了一个女真新部族。不管以前是主人还是奴仆，是官还是民，是朋友还是仇敌，现在命运把他们连结在一起，他们必须结成一个整体了。生死存亡促进他们身心靠拢，他们举行血盟宣誓，祷告祖神，铺下摊子，又在荒林老峪中过起了蛮荒的岁月。

神词虽然冗长，但唱者、听者皆入忘我入境，词中提到的有名有姓者都是他们各自的祖辈和父辈。在天荒地老的年代，祖先们同疾病、同天灾、同猛兽、同胡匪，同数不清的磨难拼斗着，死的成为永恒的神灵，活着的为着部族的繁衍继续努力。草木秋冬凋落，春夏万物生发，年复一年，完颜新部族度过最初的艰难，又如草木一样繁衍下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崇拜的偶像，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敬重的至尊，这支部族敬仰的是完颜部落兴邦立国的那些盖世英雄，而一往情深的是他们自己的那些逃亡、拓荒、创建家园的祖先。他们望着大萨满，听着源源不断的神谕，个个泪流满面。神词继续着：又过了几百个春秋，忽然从长白山的南麓闯来另一支女真部落，那正是努尔哈赤统领的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同阿骨打一样是女真人的盖世英雄，他统领的建州女真在白山黑水间进行残酷的统一战争，他们的兵团在这阿勒楚克河流域就遇到了这支遗民部族顽强的抵抗。此时他们已经组建起两千多人的武装了，致使无敌的努尔哈赤重伤罢兵。但是最终还是败北，几仗下来，数千部队只剩下几十人。而几十人仍然拒服，他们带着家小逆河向荒莽深处遁去……他们落脚处就是现下他们离别的地方——戴子屯，这里依山临河，渔猎皆宜，且有肥沃的河套地可以耕作。他们在这远距尘世的地方度过整个清王朝统治时期。地域辽阔的清王朝已将白山黑水划为皇家禁地，他们在这禁地的深处，尽管是拒不归顺的逆民，但总归是同根，也就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他们就这样生存下来，

在自然衍生的规律线上，在天地日月的关照下，部族又形成数千人的族落。

三四百年间，一切都已退回半开化状态，抛弃了金代已经进化到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唯有语言在半汉半女真的状态下沿用下来。他们恨透了外部世界，基本上断绝了同山外社会的联系，如此的环境和深重的仇恨心理使他们凝成一个化不开的固体。至此他们没有了金完颜部的那种向外滋事挑衅的剽悍之气，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保留下来。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的领地上一旦有外人闯入，女真人的凶悍就显示出来，闯入者根本没有生的希望，他们将涉入者视为心目中的仇敌，将其血肉舂烂为汤，一人一口饮下，以解心理的饥渴。岁月悠悠，蒺子屯在阿勒楚克河的怀抱里圆着自己的梦，从屯子的防卫系统到屯中的房舍街道，可以看出，他们毕竟是从游猎生活中走出来的，但又不愿再回到穴居散游的时光里去。屯子的建筑基本上是封建庄园样式。当然又具有浓烈的渔猎部落气息。这里与世隔绝又风平浪静，这里自生自灭又生生不息，在张广才岭的怀抱里，蒺子屯酣睡数百年。蒺子屯的居民和一代代大酋长都以此为足、为乐，他们希望永恒。但这是一厢情愿，王朝官府疏忽了他们，而庇护他们的天地却向他们发难了。

首先，族民们的后代出了问题，出生的孩子一辈不如一辈，矮矬、痴呆、粗脖子，以至怪胎不断：单耳、无肛、多脚、独目……与年俱增，怪异愈甚。这引起全部族的恐惧，在穆昆达的统领下，族众祈祷山上、林间、水中的诸神灵，哪儿怠慢了请启示啊！不要让怪胎降生到部族中来。但情形丝毫不见好转，怪异孩子越生越多越发奇异，族民们惶惶不宁，甚至惧怕女人生孩子，千方百计的将孩子消灭在怀孕中。而繁育子孙是苦寒地带女真人第一要务，不然为啥将生殖神偶列为同族杖一样重要呢！不然为啥供奉佛朵玛玛进而崇柳拜柳呢！族民们如此恐惧生育非同小可，于是穆昆达责令大萨满

举行七天七夜的大型祭祀，向天神阿布卡恩都哩祈请神示：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雨夜，神灵附体的大萨满，疯狂地奔向雷鸣电火的旷野上……二日晨，阳光和清风，百鸟和昆虫将他唤醒，黑发满头的大萨满竟然白发如霜。他说他到了神树沟，并见了住在那里的始祖神函普，也见到始祖皇后明懿娘娘。函普始祖说，完颜部兴起自他开始，而他却是来自千里之外的异乡异地。明懿皇后说，始祖到时年已六十，她自己也是完颜部中的六十贤妇。他们结合便开创了完颜部的全新时代。

既然是始祖神的谕示，这支部族便创立下一条族规：部族中必设一个族外丁。这外丁须诚实、勇敢、聪慧、健壮。这族外丁可宿百家，但绝不许娶妻养子。瞧，这是多么荒唐又多么奇妙！既有模糊的优生，又有狭隘的阴晦的心理。他们又为族外丁加了一项职责：既来自外部社会，就让他负责同外部的联络。因为随着时光的延展，首领发现，封闭也是一厢情愿，外边的信息总要传进来，外部社会的器物总能传进来。一旦进入，就引起部族的震荡，那诱惑使族民们的心灵波动多日。进化了的生活也使他们无法完全封闭，日益增加的食盐用量，代替了弓箭的枪弹，熟制皮货的硝粉，以及女人们日渐渴求的脂粉，都须从外边购进。不知是哪一代的穆昆达，他又拿出新的措施：利用相距一百二十里老母山顶上的娘娘庙会，于“二月二”三天庙会期，将部族收获的皮张、药材，以及诸种山产品，运到庙会上，同山外商客、游客进行贸易。部族不使用钱币，完全是易货方式。族外丁负责将此信息张扬到山外社会，各商号、各阶层对此反响热烈，新奇催动着深山里和深山外社会两部分群体的心，都向往着庙会的日期。可以想见，那会是怎样一种花雨纷纭的场面！那一任的穆昆达是一位多么卓越的首领！这位首领的文章还没作足呢，他生出一个更大胆、更富浪漫色彩的主意：鉴于族外丁穷于应付，鼓励族中那些经久不孕的女子，去庙会观光，允许她们

在三天会期随意行事。这真是一项比族外丁更全面、更简捷的办法，这三天时间播种收获的族丁出生后根本找不到他们真正的根系，进而一心扑实地为他们的部族尽心竭力。这一位酋长是哪一代的？叫什么名儿？神词中含糊其辞。但是这种行为却一直延续下来。临近“二月二”庙会期，整个部族都动起来，从物资到精神都作充分细致的准备，毕竟是同敌视了几百年的外部世界打交道，他们抽调精悍力量专门组建一支武装卫队，由族中的猛安谋克长统领。卫队的任务一是捍卫买卖公道，不使族民吃亏，二是族中姐妹及老弱免受欺辱。他们有马队和狗爬犁队，一旦情况异变不利于他们，就可以迅速撤离。对于挑衅者，那血肉横飞的场面使所有与会者都心胆俱裂。三天庙会结束，就全部返回葺子屯，立即将通往山外的道路封断，连一条狗也休想进去或出来。他们终究是窝在深山里的部族。但是葺子屯逐渐有了生机。后生的孩子减少破损伤残丑陋怪异。时光进入了民国，族外丁又进一步去关里采办一些灾荒区的妇女充实进来，于是情形更为丰富多姿了，部族人口大幅度增加，到今天迁徙，足也有两千多人丁了。

大萨满的神词咏唱 就到此为止了。下面的事情还没编入神谕——是日本人来了，把他们赶出了家园。若是抗拒呢？那比七百年前的蒙古人和三百年前的努尔哈赤更为可怕，恐怕会斩草除根化为灰烬。铁子念完神词，族民们俯身贴地，恨不得和大地化成一体。他们的悲痛如此之深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的老穆昆达散达雪良，于昨日夜间举火自焚了。穆昆达是部族的统领，也是实际的总家长，从族民的婚丧嫁娶到保护他们的生活、生命的安全，全担在族长的肩上。部族的穆昆达是由众人推举出来的，他是全族中集勇敢、智慧、威严、慈祥于一身的杰出人物，因而也是部族的灵魂。自焚的散达族长已经带领这支部族走过四十三个春秋了。他不愿给部族在以后的严酷岁月中增加负担，就将 72 岁的身躯焚烧了。

他生前惠施过所有的家庭，而最终又为了这些家庭而自尽。人们忏悔、痛惜，一步几回首，为久居难舍的家园，又为老族长散达雪良。

待祭祀完毕，新穆昆达汪久林就在众人面前复述老族父的遗嘱：把部族带出葳子屯！再一句是族脉至上，待邪恶荡除，千万把部族带回葳子屯。这是老族父在临终前对新穆昆达的要求。现在昭示全体族众，然后，他就发布命令：遵照散达族长的嘱托，族民们全力迁移！于是人马纷纷，车轮辘辘，队伍又蠕动着行进了。

族长汪久林一家走在队列的后尾。如果说部族的悲痛分散于各个家庭中，那么他就将所有悲痛集中于自身。他是老族父临终前一天接受这职务的。他12岁上，族长散达雪良用爬犁运回了他的父母：他的阿纳是被勒死的，阿玛被当胸刺了一刀。族长说是遇到胡匪，他自己的腿上也鲜血淋漓。这时铁子弟弟才两岁。族长为他的父亲举行隆重的葬礼，为他的阿纳，那位族中的女萨满，又举行了送神归天的仪式。仪式进行三天三夜，散达雪良以刀割额，于灵柩前血泪交流。事后，散达族长欲将久林兄弟统归他收养，久林执意不肯，为了正在吃奶的弟弟活下去，他同意将弟弟抱去。铁子在族长家长到6岁，他就将他接回家。哥俩就在父母留下的房院里活下去。12岁久林就接过阿玛赶车的三把鞭子。他身量的壮酷似其父，但比其父更为伟岸；他有着女真人特有的方脸、丰颊、阔嘴、鼓目。到17岁上，他的赶车技术就超过了其父，他的鞭头准确到打下指定的树叶，指头粗的老枝，一鞭抽下去立断。他心胸阔大，处事公道，遇急难沉着冷静，一旦着手就果敢决断。他的体魄、气度、行为引起族众的赞赏，根据口碑神词中对太祖阿骨打的描述，这个后生有完颜太祖的风骨。到他18岁上，族中就推举他为后继的穆昆达了。由现任穆昆达散达雪良训导。至此，部族的所有事务他都参与了。到现在汪久林42岁了，这些年他兄弟铁子同散达族长情同父子，他们为着这支部族尽心尽力。在久林的建议下，部族在几方

面又进行了适度的改良，比如和山外的有名望的商号建立了固定的主东关系，不定期的派族民去酒、油作坊学习制作工艺等等。族中的经济事项多了，生活色彩丰富了，油酒可以自己产出了。在长期的共事中，他于族长的爱惜、关怀中又觉察出别一种情绪，具体是什么又说不清楚。矫健如鹰、气质奇异的散达雪良族长，他在任何场合都是从容自如，任情发挥的，但在将六岁的小铁子送回汪久林身边时，族长满脸苦涩，目光散乱，他低着头，侧着身，匆匆挤门而出，于门坎外又着实跌了跟头，磕掉两颗门牙，血流如注。族长拒绝包扎，紧闭双唇而去。为此，汪久林深感疑惑不解。

汪久林的全部家当全在这辆牛车上。车后跟着使役的五匹马。在这种坎坷荒凉的道上牛比马强。车上除了家具还有他的女人散达菊和小儿子。尽管全力以赴地赶路，而行进却依然如此缓慢，真是无可奈何。他家的牛车只须跟在队尾就行，他自管可以思虑一些事情。隔着三家的那辆车是纳兰河的家，车破，牛衰，家具简陋，五十多岁的纳兰河须发苍苍而枯萎，他佝偻着身躯，努力鞭他的瘦牛。他的女人和女儿也坐在车上。他的女人自生下女儿就一直病殃殃的，现在又遇上了部族的劫难，加上老族长举火自焚的惊吓，她的病就更重了。这会儿她只可半倚在车内，由她的女儿秀秀扶持着。而她的病体内又怀上五个月的身孕，这才是她和纳兰河婚后唯一的产物，成葫芦瘪葫芦还难以预料，但此期间却威胁着她的生命。户主纳兰河赶着牛，他自己也气力不佳，但他却感到有望，这就是妻子肚子里的产物，那是他自己的。他的心情也很矛盾，病殃殃的她为他生孩子将意味着什么！可是那个希望又告诉他，他没白成一回亲，他总算有一块亲骨肉了。那么车上的女儿呢？他知道那是谁的。虽然叫他阿玛，也姓的他纳兰，但她真正的阿玛却是后边尾车上的汪久林。这是他纳兰河自己认可的。他的妻子姓阿典，名儿

也叫秀。阿典秀和汪久林的一段情缘，许多族人都知道，但是不包括他们的女儿纳兰秀秀。

17岁上乌甲久林就和阿典秀进入水乳交融的阶段，那时的阿典秀正如她现在的女儿一样灵秀，但比女儿更为娇美。在好几个竞争的后生中只有汪久林将她抱在怀里，他们完成了男女人生路上的第一道突破，正是在开满婆婆丁花的山坡上。他那魁伟的身躯格外加小心，因为她是那样的娇嫩，而且惊风的花枝似的乱颤。他不忍了，问她，她绯红的脸上嘴唇如火，渴急了似的翕动，而双手却拒推又着实地拉他。出乎他的意外，那娇小的体格越来越勇健，而且十分坚韧，那两条胳膊竟勒得他吃紧了。他心花怒放了，就与她一同在撒遍小黄花的山坡上撒欢儿。他们闹得附近那棵紫椴树也兴奋了，将滚雪似的椴花尽情绽开，那甜蜜的香味儿使满岗的清风也粘稠起来，把这两个女真尤物粘得难解难分。女真地上五六月山川林木格外迷人，在这美妙的地方有了第一次，而渴望第二次更胜过第一次。千次万回都如太阳般鲜艳。婆婆丁花不动声色的变成了撒播种子的蒲公英，他们的种也不知何时发了芽，阿典秀告诉了他。按着部族的规定，他必须向穆昆达报告，因为添丁进口一向是族中大事。他向散达族长提出婚娶的请求，然而散达雪良火了。

穆昆达动怒并非是他们苟合。部族对未婚男女的性媾是放任的，一代一代的穆昆达交接族务时，除去诸项族规的交待以外，还有两件圣物：一件是暴马子木雕刻的武士像族杖，这代表着统治部族的权威，此杖可以击死族中的叛逆；另一件是一尊铜铸的神偶，这神偶有五寸大小，它非常坦然地叉开两腿，腿间性器明显而夸张。有趣的是，神偶的一只手握住这夸大的性器，另一只手抓着一只狗腿送往嘴边。这形象绝无流俗卑劣的感觉，相反，却觉得它如此坦诚、憨实、直截了当。它再明白不过的囑告族中酋长：你的任务一是让族众有吃的，二是将部族繁衍兴旺。他汪久林现在就有从

老族长手里接过的这两件东西。此时散达族长发火不容的是另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汪久林也知道。如此，他岂不是明知故犯吗！散达雪良第一次向接任者发火了。

为了保持女真人起码的种姓，族中早有规定，作为穆昆达，其妻子必须有纯正的女真血统。而阿典秀呢？从阿典家的口碑神词中知道，他们是金代自中原来的汉民。阿典汉译姓为雷。如若是一般族民也就罢了，他乌甲久林却是未来的穆昆达呀！这是上祖立下的规矩，是铁铸而又神圣的。这十分可恶又可恨的族规啊！这是从阿典秀方面来认识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没有族规也形不成部族，在那苦寒荒僻的天地间，没有部族的组合任何个体也无法生存。按族规，汪久林应当废黜，他自己为此也心甘情愿为平民。但散达雪良怎肯舍弃他！选一匹良马，寻一苗精参，那是何其不易！汪久林的私情被族长隐瞒起来，却抓紧召开族中耆老会议，让耆老们参与未来穆昆达的婚配人选。另一边，族长又抓紧物色阿典秀婚配的人家。耆老们对此类事一向严肃而又认真，他们正日甚一日抱怨族风不正，正好便在此事上实现他们的愿望。经几天的推荐、考查、鉴定，这未来穆昆达的妻子落在散达族长的女儿散达菊的身上了。这是不是私心呢？散达雪良自己也无法说清，他难堪地将这个决议告诉久林。他说如果是别人家女儿也就定了，因为是我的孩子，你不必勉强，你摇摇头，咱们再议。但是汪久林点了头。

在他与阿典秀进行人生突破的山坡上，他和她先是拥抱着哭了一场，尔后就默默地相视，两颗心在倾诉中颤栗着，她在颤栗中高大起来、升华起来，他在颤栗中猥琐下去。他把她抱在一块青石上，他以女真礼在她脚下跪拜、跪拜，突然间，他将她弄到他的背上，他抓住她的双脚，在她的挣扎中转青石三圈儿。她晕了过去，他静等她醒来。她醒了，说，“久林，我认可了。”按她的要求，他们在这里又进行了突破以后的尾音演奏，她想以圆满的尾声给自己留下

个美满的印象。但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找回突破时的愉悦了，满坡的婆婆丁花早已消逝，身边全是萎黄的秋草。她那孕妇的脸色沉静黄寂，哪有春天时那绯红欲滴的激情！她娇秀的身子隆起凸出，她躺着迎接他，他看着她强作出来的笑容心如锯拉。这回他真得加小心了，因为她腹中的孩子不管归谁收获也是他的种子。他们合在一起，久久不动，因为他和她都希望这样的静态。女真地上驮着两个女真男女，难道他们要融在一起吗！阿典秀说：“久林，咱俩就这样，这样，多好！”汪久林不回音，只滴下一串泪，滴进已不再萌发的禾垅间，滴在逝去激情的脸颊上。

在族长的主持下，显了怀的、原汉籍的阿典秀，被分配给原契丹籍的纳兰河。这间接地反映出金代对被征服民族的霸道。老族长是在继续那种霸道还是那种霸道自身的惯性？这种情形在大金国存在了上百年，尔后在这个部族中又延续下来，合理不合理地又存在了几百年。历史冷漠，冷漠中的人在悲喜中挣扎，那悲的歌哭和喜的欢悦作给谁看？此刻只有心对心的、面对面的他或她。纳兰河性情温和，木讷老实，身体又很瘦弱，他对部族首领的安排只有服从。他接受下怀了孕的女人，不久，阿典秀就在纳兰家生出了女儿。这之后她就陷入久病的境况中。她同久林的感情岂能就那么容易结束，不尽的思念、渴望苦了她，加上同纳兰河做爱的痛苦，她的病很难痊愈了。

族长的女儿散达菊嫁于汪久林。这是个完全按父亲的训导长大的女真女子，她依着女真女子外从夫内治家的准则规范自己的言行。她非常能吃苦耐劳又心灵手巧；她身体健壮，沉默少语，又心地透亮。她能剪各种飞禽走兽的窗花。她帮丈夫卸木头，木头将她的手指肚挤扁，她冷汗淋漓，脸色蜡黄，一声不吭地坚持把木头放稳。久林斥责她为啥不撒手，她说我怕伤着你。每晚，躺在炕上，她总要摇拨丈夫的身体，询问他的兴趣，如果他有意，她马上去迎

合，即是月潮于身也不辞。婚后半个月的一个晚上，饥饿将春季的狼逼进藏子屯，其中的三只闯进汪家的院障，猪的嚎叫惊醒了汪家，第一个冲出屋的竟是她散达菊。她扑上去一只手抢夺被叼住的猪的后腿，另一只手用烧火棍抽打饿狼的脑袋。有片刻工夫她和它就这样拉锯。柴米夫妻，勤劳日子，如此，他汪久林还能说啥！

对于阿典秀，久林当然不会疏忽，他抽空去探望她。他并不太在意她的男人。因老族长当初有言在先，他纳兰河认可了的。他汪久林是不是也存在自我优越的意识？汪久林是个荒野部落中的酋长呀！她见了他就流泪，他叹息，抚慰她，也只此而已，连媾合也很不易，因为她实在虚弱。到以后，阿典秀迅速衰老下去，久林就完全是探询病人了。时光流逝中纳兰秀秀长大了。长大了的秀秀是昔日的阿典秀，但她更健壮些；她失去了母亲那小巧的嘴型，她的阔大的口型自然是汪久林的遗传。父女有时相遇，她望着他乐，乐得甜美可爱；他也微笑，笑着笑着就露出了苦相。有一天，他忽然发现纳兰秀秀的脸上飞着红云，他又忽然发现她的胸前隆起两座小峰。哦！他沉吟道，女儿她已进入同她阿纳的那个时期了。然而他预感到，一个大难题推到了他的面前。

部族就是在这样的时光中繁衍生息着，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大清国跌跌撞撞地走进了民国。女真部落对外界的不招惹是非换来的是统治者的宽容。一届一届的州县衙门，于造册上表时偶尔也提及他们，沿用的是当地的民间称呼：巴拉女真部。巴拉，女真语，汉译是深山里。另一种解释为不服约束的人群。大金国起源于山林水泽，翻了几个跟斗，他们唯一存留下来的后裔却又回到山林水泽的怀抱里——巴拉女真部，这些被历史遗忘了的人群呀！

公元1932年9月18日，日本人开始了对关东的占领，很快就成了白山黑水的“主人”。这茬又新又洋的统治者不同历代的官员，

他们并不为这支巴拉人的自守自节所感动，他们要切实地占领满洲每一寸土地。他们既不怕艰苦又不怕麻烦，日本人终于找到了这支巴拉女真部。日本农技人员一眼就相中这里的风水，葺子屯周围那广阔的柳条通地带啊！“哟西！”他们决定在这个半岛形的台地上建设农耕株式会社。在族人的恐惧和仇恨中，鬼子兵的汽车开了进来。日本人似乎不在意土著人的仇恨，很快，又迁来百多户开拓团，男女老少，完全是安家过日子的架势。日本当局原来的设想是，争取和这支土著部落共同开发，日方提供所需物资。原以为这支处于半原始状态中的部落会顺从的，不曾料到他们的仇外意识是如此强烈，简直是水火不容，盐酱不进。于是冲突迭起，日渐激烈。后果是日本兵焚烧了他们居住几百年的葺子屯，将他们强行驱逐。

翻译官通知散达族长：五天内全族迁走。违抗灭族。汪久林目睹了这个最后通牒的场面，小个儿翻译官不无善意，当然也不无恶意，他极其严重地警告：散达族长老鞑子，我可告诉你，日本人翻了脸，别说你们这几千人，就是几万，几十万又怎样！翻译官还说，日本人研究过这支子人的来龙去脉。本打算要把这批异化的中国人驯化成大和族的附属，结果却使日本人绝望了。即使如此，也不想将他们消灭，而是把他们赶走，让他们自己找地方落脚去。翻译官说，“你们攒下这几千人容易吗！老鞑子，领你的人快逃命去吧！”

日本人第一次来是三个人，其中就有这小个子翻译官，另外两个是军方和开拓团的代表。他们都换上长袍马褂，带着日本和中式酒点。他们以拜会的仪式先向散达族长致日本式的鞠躬，尔后又行中式抱拳礼。散达族长当然也以女真礼回拜。令老族长和久林他们惊异的是，这些日本人竟然通晓女真史，他们讲述得如此熟练，知道得如此丰富，使在场的女真后裔们吃惊、迷惑而又惭愧。日本人的谈论中心是，无论是昔日的金女真，还是今天的这部分巴拉女真，都是和华汉截然不同的种族……结论是只有大日本帝国才是